

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Fiction Se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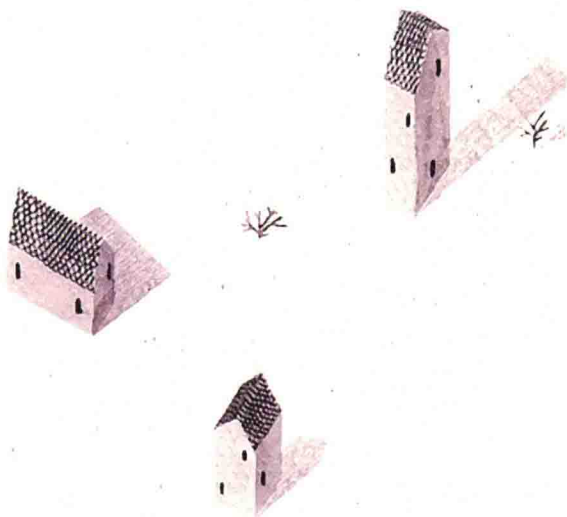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Clever
Way

门道

王勇男

◎著



◎寻找胡雪花◎到处都是你的影子

◎日祸◎狼不吃羊或深水炸弹

◎羊和歌唱◎五十岁生日

◎三月雪或死而复活◎买断

◎红春秋◎少年狂或悲剧时代

◎道◎三打一◎老虎花

◎头暗号◎棺材瓢◎毛儿拨愣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Fiction Se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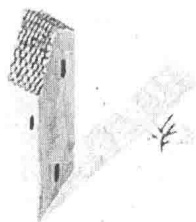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Clever
Way

门道

王勇男

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道 / 王勇男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(跨度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237 - 3

I. ①门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5865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6.25 字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日祸	1
寻找胡雪花	40
买断	82
羊和歌唱	129
到处都是你的影子	149
景红春秋	169
老虎花	197
狼不吃羊或深水炸弹	222
三月雪或死而复活	243
少年狂或悲剧时代	265
五十岁生日	324
门道	345
三打一	350
街头暗号	366
棺材瓢	394
毛儿拨愣	404

日 祸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油田会战分片告捷时，有一口油井的井位定在了萨日娜家的院子里。按“地面服从地下，人要给井让路”的油田行规，就是地上的一切都不能成为勘探开采地下石油的障碍。“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”的石油铁军豪气无限，霸气十足，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英雄足迹，所向披靡！没想到在离油田会战指挥部十五里远的红色草原，一个叫萨日娜的中年女人挡住了石油铁军的脚步……

正当大家等着黄副指挥下令时，萨日娜肘弯里挎着一篮子香瓜走进院子。你们来了，是石油上的人？吃点瓜吧，井水拔过瓦凉瓦凉的。你们是哪个钻井队的吗？她指了一下南面影影绰绰看见的一个钻井架。不是。现场组长齐勇说。这是油田指挥部的黄副指挥，你不让我们打这口井，耽误了生产，黄副指挥亲自来了。齐勇的意思是，萨日娜这是你自己招惹的，看你还能招架住？

黄副指挥突然转身直截了当问萨日娜，为什么不让打井？

打井我管不着，扒房子不行。萨日娜放下手里的瓜，收回了笑容说。你是领导，是八路出身吧，不是日本鬼子对吧？鬼子我也见过。说这话萨日娜的嘴角哆嗦了几下。

别把话扯远了，什么八路鬼子的，怎能扯到一块呀？就说为什么阻止打井？黄副指挥口气强硬。萨日娜也板起脸面说，我就想问问，油田上打井就一定要扒我家的房子吗？你看看除了这房子、院子，四周都是荒甸子，哪里打井不行，为什么井位就定在这房子上？想撵我走是不是？那不

行。红色草原上我住了多少年？你们才来几天？

地上服从地下，这是油田开发建设的原则。黄副指挥干脆地说。

地下是死人，地上是活人，地上服从地下，让活人服从死人？谁出的馊主意。萨日娜反驳说。

乱弹琴。黄副指挥说，你抓紧搬家，别耽误我们打井，这是国家任务。

就不能重新定井位？让我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。

谁说不让你过日子了？黄副指挥生硬地回了一句。

扒我的房子就是不让我过日子，房子扒了上哪儿住去？

我们可以换地方给你重盖。

你们还住帐篷地窖子哪，给我盖房子？瞧你们盖那几栋地窖子，都没有我家的菜窖弄得好，谁敢住？再说你们的人都没地方住，先给我盖房子，可能吗？

萨日娜这几句话说到了黄副指挥的痛处，是啊，来参加会战的成千上万的职工家属都没地方住，到处搭帐篷挖地窖子，现在天还没冷还能凑合，再过一个多月大雪铺天盖地，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，人往哪里住？这也是当下油田会战指挥部首脑们最焦头烂额的问题。他的心里不禁一抽搐，这才仔细地瞄了萨日娜一眼。这是一个中等身量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四十多岁，眼角和额头上的几道皱纹非常明晰，神态就像风中的杨树一样，既裸露又内敛，粗犷又不失女人的风韵。仅两秒钟黄副指挥就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是一个有经历的女人。

油田人都知道黄副指挥做事一贯军旅，雷厉风行，说了算定了干，让他收回命令，除非先把他干掉。同来的十几个人见他眉头紧锁，上车把带来的锹镐都拿了下来，自觉站成一队等待命令。

你男人是干什么的？黄指挥突然问，把他找来说话。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，在这。萨日娜一指大槐树后面的土堆。怎么死的？被日本鬼子杀死的。什么时候？已经死二十年了。他也是抗联？不是，就是老百姓。

黄昆仑是在这一带打过鬼子的，他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了，萨日娜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怎么被杀的？小鬼子也是来找石油，他说不知道，就被杀了。

黄昆仑走到坟前，隐隐约约看清了墓碑上中间的文字：丈夫索承千古。

他被杀的时候多大岁数？二十三岁。萨日娜自己数叨说，日本鬼子找石油杀了我丈夫，你们找石油要扒我的房子，老天真是瞎了眼。我萨日

娜怎么活着就这么难哪。要不你们把我也杀了吧，杀了吧。萨日娜突然疯了一样喊了起来。就是我答应，我丈夫的冤魂也不答应。你们信不信？不信你就问问他。

他是一个因石油冤死的人。黄副指挥在心里说这样一句话时，心头翻起一股莫明的酸楚。活守着死去的丈夫过日子，一个孤寡女人无依无靠，再扒了她的房子，她将怎么活？他抬头向红色草原的远方望去，眼前一片苍茫。谁勘探的井位，不能把房子让过去么？真是不怕找麻烦。这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过。他发出了命令，拿井位图来。现场组长齐勇说没带来。没带来施什么工？乱弹琴！他训斥道。转身对萨日娜说，你别急了，等着，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。

这么大的荒甸子，你们换个地方打吧，恢复了理智的萨日娜恳求说，打多少口井都行，我替你们看着都行。黄昆仑又仔细看了一眼房子，房上长着几丛草，是老房子了。他大手一挥，其他人立即跑步上车。他上车后又回头看了萨日娜一眼。萨日娜呆呆地眼望车的黄烟，直到眼前一片煞白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车厢里的调度张海和现场组长齐勇悄声议论说，黄指挥今天算遇到碴子了，萨日娜不软不硬，敢说话，他倒软了，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！你别说，萨日娜这个女人活得也太不容易了，一个人守了二十多年寡，还死守着丈夫的坟，太惨了！再扒了她的房子，真是要她命的事。刚才我看她好像精神有点毛病……你看刚才她那个喊就不正常。张海肯定地说。这事肯定不算完，说不定井位就换地方了。萨日娜赢了。没那么简单，会战这几年，哪个井位因地面条件改变过？我搞施工的我还不知道，一个都没有。齐勇又担心地说，我们可是照设计院的图纸科学施工，你干调度的可别把责任又整到我们身上。

第二天上午，现场组组长齐勇骑摩托车来到萨日娜家告诉她，房子不扒了，井位挪到你家西面六十米，这是昨天夜里指挥部专门开会决定的。他换了口气说，你可真有钢，敢说敢干，能让黄副指挥退步，厉害厉害！

萨日娜没想到她一夜没睡好担心的事这么快就解决了。连连说谢谢你，谢谢黄副指挥，谢谢油田可怜我这没儿没女的人。

为感谢黄副指挥，萨日娜第六次去油田指挥部才见到他。他一直在会战前线，早出晚归。算来已经八天了，她为此已经走了一百八十里路。黄副指挥比上次见时瘦了，喉结明显大了，眼睛却炯炯有神。萨日娜站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，汗却悄悄从耳鬓流出来。

房子给你留下了，是指挥部决定的，为此还专门开了个会，前所未有的

啊。黄副指挥边给进来的秘书签字边大声地说。你的感谢我已经领了，你送来的香瓜我也吃着了，不错！那口井这一两天就开钻，叫五排一井，你可得给我们看着点啊。

哎！萨日娜大声答应。打井的人就在我家吃饭吧，现在土豆倭瓜苞米全下来了。

那倒不用，你就做好准备，井打完后，你给看着点就行，就是对油田最好的感谢。他又说，油田帮你，你帮油田，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等油田建设起来，油田里的老乡都会受益的，你也会老有所养。看他外貌是个粗人，可句句话都说到萨日娜心里去了。他不但接受了自己的感激，还把自己和油田联系起来，他想得真远，真是个能人，不愧是个指挥！萨日娜激动了，从来没人向她说过这样体贴的话。心头一热眼睛潮湿起来。

萨日娜，你也是为石油付出过的人。他当然是指她丈夫的死。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来找我。她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，赶紧用手去挡那眼泪。黄昆仑有点蒙了，心想，我没说错什么呀？说怪也不怪，石油人都是硬汉子，很少能看到女人的哭。黄昆仑突然发现自己最怕什么了，答案是：女人的眼泪。为这发现，他才知道自己叱咤风云半生，战场上与日本鬼子、美国兵面对面拼过刺刀的人，也有恐惧感。他不禁深吸一口凉气。

萨日娜没有辜负黄副指挥的希望，把五排一井井场垫得四四方方，边棱角硬朗分明，落地的污油都给收进铁桶里，把采油树擦得锃光瓦亮。井也争气，日产原油五百多吨，是油田初期典型的高产自喷井。

不久黄副指挥来视察这口日产五百吨的功勋井，看到这别样的井场眼睛顿时一亮。井场垫得比地平高出一尺，井台下挖了排水沟，芦苇和杂草都割掉了，上井场的采油小路也垫得干干爽爽，他心里一阵滚烫，萨日娜真是个好心人哪！她竟创造了一个标杆井场！这样的井场既防火又防涝，又体现了标准化，难得难得！油井就应该这么管。他感到了很久没有的喜悦和欣慰。一颗昼夜为油田操劳的责任心被感动了，他的眉头久旱逢春雨般舒展了。不禁向萨日娜家的方向望了一眼，心里暗暗佩服这个能干、说话算数的女人。

第二天，黄副指挥在这个井场召开了油田采油现场会。他做了激昂的讲话：同志们，因为萨日娜的精心维护，与石油人以诚相待，亲如一家人，把这五排一井管出了成绩，管出了水平，为井场建设规格化做出了榜样。我们要感谢她，全油田人都要向她学习。他用左手一指井场说，井场就是石油人的办公室，就要管成这样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敞敞亮亮。做石油上的人，就要有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的精神。出手就要过得硬，就像

这棵采油树，物见本色铁见光。做事就要务实，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，要舍得流汗水，要敢拿高标准，这样才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党，对得起油田，对得起美丽的红色草原，对得起我们头顶上的蓝天白云。

这时，会场上红旗飘飘掌声雷动。

他接着讲，为表彰萨日娜对油田的贡献，激励更多的人向前进，我宣布，昨晚油田指挥部已决定把五排一井，命名为萨日娜井，这是油田开发以来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油井。会场又是一阵雷雨般的掌声。

这意外的惊喜，使站在石油工人群里的萨日娜面红耳赤。太突然了，简直使她无法承受。她明显感到别人投过来的目光都是热热的。自己就像一棵向日葵，被阳光照耀。怎么会这样？她为此感到极大荣耀，又有些害羞。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以放牧和种地为生的女人，万万不能给石油人做榜样，黄副指挥太实在太高抬她了。但这的确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

会后，黄副指挥亲自来到了萨日娜家。这是他第二次走进这个收拾利落的两间土屋。调度张海背个麻袋跟在后面，喜滋滋地对萨日娜说，看黄指挥给你送什么宝贝来了。说着把麻袋放到地上，从里面掏出两只小猪崽儿。两只小猪崽儿刚放在地上，就边哼哼边追着绕圈跑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多少年这屋子里没有这样的笑声了，萨日娜的心不禁哆嗦了两下。一股热就从心里往上涌，眼里起了泪花。她赶紧转身到旁边的桌子上拿竹皮子的暖壶，泔泔倒了两碗水，一碗递给了黄昆仑，一碗递给了张海。

黄昆仑说，把这两个小家伙养肥点，过年杀年猪，好喝庆功酒啊。说着他把一碗水一饮而尽，又对萨日娜说，本该给你送一头肥猪啊，只是油田目前还比较困难，送两只小的你自己慢慢养吧。临走出屋门又回头对萨日娜说，你有什么困难就去找我。这句话让萨日娜听出了一个男人递送来的温暖。

黄副指挥送来的两头猪崽儿，成了萨日娜的心事。萨日娜精心饲养，土豆倭瓜糊熟了喂，白天放到草地里看着啃青，小猪肚子总是圆鼓鼓的，不到一个月就长了三十多斤，真喜人哪！她想养到过年，猪就能长到一百多斤，到时候给油田送去一头，自己杀一头，好好请黄副指挥吃一顿杀猪菜。再包些冻饺子腌几块肉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以后该是多好的年景啊。

她看两口小猪天天在长，喂食也有劲了。

谁知一个下雨的半夜里招来了狼，肯定不是一只两只，草原上的狼是成群的，把两口猪都给叼走了。只留下了血染的空猪圈和木板缝间的几撮

狼毛。

真是祸从天降！

萨日娜早晨起来发现后，不顾一切地打开院门就追，她码着成群的狼的脚印向西下洼追去，追出了十来里路也没见狼的踪影。作案的狼已逃走几个时辰了，哪里还追得上？这群挨千刀的狼！萨日娜面对芦苇苍茫的西下洼，可着嗓子骂狼。此刻，她如果发现那狼，不管是一只还是一群，她都要冲上去拼个死活。萨日娜太伤心了，觉得天一下暗淡了许多。她深一脚浅一脚走回家来，觉得辜负了黄副指挥，眼泪扑落不休，她整整哭了半天。

显然有狼的背景养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。她并没有急于去买小猪。而是先修整加固院墙和猪圈。原来的土坯院墙只有一米高，狼要想进院子，前爪搭上墙沿，一蹿就跳进去。根本就等于没设防。萨日娜动了脑筋，必须防住狼，否则就不能养猪。她把女人的智慧开发到了极致。

她用铁锹和钢叉子从草原湿地挖来了塔头墩子，用手锯都锯成长八十厘米左右的长方体。再用锹把院墙上面铲平，浇上水，然后把修理好的塔头墩子，一块挨一块码上。上下两层，再浇上水。墙内外隔两米钉一根柱子，柱子和柱子之间用粗铁丝勒紧。接着从沟边砍来大拇指粗的柳条，根根近两米长，两头削尖，先把一头深深插进塔头墩子里，然后掰弯。另一头也在一米远的地方深深插进另一块塔头墩子，隔三四厘米就插一根，就这样交叉地插，形成了一个半圆，整体又是一圈编织的篱笆墙。其高度狼是无法跃过去的。为防万一，萨日娜又买来了两袋白灰，然后把几捆草绳用白灰水浸透，把草绳系成洗脸盆大小的圈，一个圈一个圈用细铁丝系在了柱子与柱子之间的粗的铁丝上。等白灰干了，就形成了一个白套。

狼害怕绳圈，尤其是白色的绳圈和火，这是狼的软弱所在。

不管白天黑夜，萨日娜设的草绳圈，在日光和微弱的星月之光下都是白色恐怖。风一吹忽闪忽闪晃动，狼见了肯定胆战心惊，唯恐躲之不及。前面再有诱惑，也绝不会轻易冒险。这若干个圈套，简直给狼设下了刑场。她心里仍然忐忑不安，原来的猪圈让她仍不放心。于是她把小仓房收拾了一下，里面进行了重新间隔，又铺上了苇草，加固了门锁鏊儿。又养了两条可以长到藏獒那么大的红色草原上才有的牧羊犬，看家护院当哨兵。她想好了，白天猪还放在原来的圈里，傍晚喂完以后，就把它们赶进小仓房过夜，门一锁就万无一失了。下雨下雪时，猪还浇不着也冻不着。

小鬼子，你来吧，看我怎样杀死你。那天萨日娜画完白圈，忽然就像看到了丑陋的日本的太阳旗在熏风里飘忽，她快速从怀里掏出那半截刺

刀，右手紧握，不停地向前挥舞。嘴里不停地骂，小鬼子挨千刀的，看我怎么杀死你，杀死你！

几分钟后，她眼前的幻象才消失，汗湿淋淋的她，理智才恢复正常。

几天后，萨日娜到萨力图火车站前的小集市上买回来两头小猪。还是一头白的一头黑的。她特意这样选的，她不想让黄昆仑看出破绽，还让他以为是他送来的那两头小猪。等到杀年猪吃肉时，他一定会吃得很香。

二

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难得星期天休息的黄昆仑忙里偷闲，带上一支七九步枪和一支五四手枪，去白雪覆盖的红色草原腹地打猎。他喜欢有枪声和硝烟味儿的追逐。他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指定地点，等着。他就自己一个人带两支枪往雪地里跋涉，寻找猎物。他喜欢听自己在雪野里的脚步声、喘息声和清脆的枪声，这枪声会让他脑子无比清醒。这些年抓打井抓原油产量，抓生产抓安全，天天如此。一天下来脑子里浑浆浆的，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。只有到野外的草甸子里蹚一阵儿，或者在雪地里跋涉出一身透汗，身子才像卸了几十斤的包袱。

他集中精力寻找猎物，他是从一个猎手参加抗联的，成长为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先锋团副团长。他不愿做整天陷在文山会海里劳累不堪的机器人。

在丘陵起伏的雪野里打猎，黄昆仑有丰富的经验。仅凭肉眼望去，远近一片雪白，不容易发现猎物。他知道雪地里打猎需有极强的耐心，又要速战速决。雪野里跋涉太消耗体力，往前走还行，往回走就困难了。走出汗后，又要防止被冻伤。长时间身处茫茫的雪野里，没有其他色彩调节，容易得雪盲症，四处雪白极易迷失方向。

黄昆仑感到了猎物就卧在雪里，被流动的雪覆盖着，像盖了一层绒被，暖暖的，与雪同色，警惕地盯着人的一举一动。它们是大自然的宠儿，知道怎样用天然的屏障——雪来掩护自己。钻在雪窝里一动不动，露出上半张脸观察动静。可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。黄昆仑走出了两里多地，人已经出汗了。他站在那里观察了两分钟，似乎闻到了皮毛的味道，待呼吸均匀了，左手举起五四手枪照天空就是砰砰两枪。声音清脆，使寂静的雪野为之震颤。只几秒钟过后，黄昆仑把手枪刚放进枪套，把七九步枪端到胸前，就见左前方雪里有四只长耳朵露出来。原来受了惊

吓以为被人发现了的野兔出来看动静，黄昆仑待野兔一露头，枪响了。着弹处一片雪烟。另一只兔子疯子一样跳跃向右边蹿去，雪太深了，兔子在新雪里还不太适应，速度快不起来，黄昆仑用枪口跟着，突然打了一个提前量，那兔子一下子飞出几米远。这枪声比五四手枪响多了，才使他进入状态。这时，最让黄昆仑振奋的猎物出现了。在他前方百余米的雪冈上，突然站起来了两个大家伙，是狍子。远远看去，一个带犄角，一个不带犄角。两个一前一后站着，像缺乏经验的哨兵站得笔直紧张而警惕地向这边观察。这才够意思，黄昆仑自己叨咕了一句。说狍子傻或傻狍子，真不是贬低它们。那狍子听到枪响并不跑，而是站得挺直，仰着头向枪声方向愣愣地看。这正给猎人射杀的时机。黄昆仑抓住了这个机会，瞄准了那个长犄角的狍子，扣动了扳机。几乎在枪响的同时，那傻狍子向后栽进雪里，远远可以看见它的腿在雪里还蹬起两次。另一只狍子见此状才想起逃跑，不愧为草上飞的美名，虽说在雪里，它一转身两个大跳，就下了雪冈，眼前只剩下白茫茫的雪野。突然，狍子的脊背又飞一样跃出雪线，黄昆仑急转枪口，没来得及瞄准，那脊背又落下去，这次被雪冈彻底淹没了。你快，它比你还快。黄昆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句话。

黄昆仑捡起两只野兔，拽着那百十来斤的狍子的一只犄角，踩着来时的脚印呼呼哧哧地向回走。几分钟后，听到枪声的司机把吉普车开了过来，把猎物装进车后座，黄昆仑坐在前座，司机麻利地上车向回开。黄指挥你真好枪法，这么快就大小打了三个，你是神枪手吧？司机边开车边夸着黄昆仑说。雪被车轮轧得咯吱咯吱响。黄副指挥用火柴哧啦点燃一支烟，很有味道地吸了一口，哧一下把烟吐出来说，非常正常，这算什么。言外之意，还有比这更加精彩的你没有看到。接着说，原想能打着野鸡野兔就算开荤了，还打着狍子了，这第一场雪出猎就扩大了战果，还算有运气。草原不像林区，狍子不是容易碰到的。

平坦的草原被雪覆盖，哪里都变成了路，司机小杜就取直向回开。212吉普车的车门子缝隙大，冷风在车内流窜。刚才还一身汗的黄昆仑被风一吹，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吉普车里没有暖风，他把军大衣领子向上提了提。车后面摆着雪龙，雪向天上弥散，这是北方特有的冬天驾车的景象。疾驰了约半个小时，黄昆仑发现了前面影影绰绰有住家的房子。他用下巴颏一指那房子问小杜，那是萨日娜家吧？不是她家是谁家，别人早都搬走了。小杜说，这小老太太真有个劲儿。黄昆仑一笑说把车开过去，到她那喝口热乎水，再看看那两头猪养多大了。

到了萨日娜家大门口。黄昆仑从车上拿下来那两只野兔，大步流星进

院敲门。开门的萨日娜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大雪天黄昆仑会来。萨日娜紧着向屋里让。小杜进屋就嚷嚷，大婶，有热水吧，给黄副指挥倒一杯，他着凉了。话音刚落，黄昆仑就配合了一个喷嚏。可不是咋的，萨日娜一开门时就见黄昆仑脸冻得通红，又听到了喷嚏，知道他肯定是感冒了。就说，先上炕上烙一烙，我给你俩熬两碗姜汤喝，保准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就在我这吃吧，我做得快，我这正好有点野味给你俩炖上。

啥野味呀？黄昆仑问。哈士蟆，泥鳅，我昨天锛冰窟窿捞的，还挺肥呢。那可是难得的美味呀，算我和小杜有口头福了。快炖上。再加上个野兔炖土豆咱就提前过年了。黄昆仑说完就去收拾那只野兔。只见他把野兔提到襟前。那兔子冻得微微有点硬，正适宜剥皮。萨日娜这才明白他说的野兔炖土豆啥意思。小杜告诉她，这是黄指挥刚才打的。

只见黄昆仑用右脚踩住兔子后腿，两只手抓住兔子的伤口，向下一拽，就把皮扒成了一个筒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兔子开膛收拾完了，真像地道的猎手。萨日娜把兔子洗干净炖上。又炖哈士蟆和泥鳅鱼，又炒了一盘酸菜粉儿，端上了一盘大蒜头，一盘雪里蕻咸菜，烫了一大壶两斤装的小烧酒，窝窝头和大楂子粥就放在热炕头上哪。今天因为饭菜做得多，炕烧得也格外热，屋里暖和得让人筋骨舒展。

饭桌上，萨日娜给黄昆仑和小杜倒上酒。小杜说他开车不喝了。黄昆仑已两杯下肚，他对小杜说，喝点，这大雪天，没车没人的，到处溜平，吃完饭你就出门向西南，奔亮走，把我送到指挥部就算完成任务。其实小杜看到这么香的农家饭菜，早就想喝点了，只是当着黄副指挥的面不敢造次。一会儿还要开车，他哪敢喝。听黄昆仑这么一说，机灵的小杜忙高兴地说，那我陪您喝点，说着一杯酒就啷了下去。他本来就是个小酒包，装是装不住的。

黄昆仑对萨日娜说，没想到啊萨日娜，你家里还备着酒呢，咋的，平时还喝点？萨日娜有点不好意思地脸红了。她说，黄副指挥，小杜，今天你们俩不见外，能在我这端酒杯，我真是高兴啊。我说实在的，酒是好东西，有时候自己喝两杯，祛寒保暖，又是自己安慰自己，苦事愁事就什么也不想了。酒这些年可没少帮我忙。说实在的，苦日子难日子都遇上了，这喝了和不喝真是不一样。酒是神物啊，它能把苦变淡，把冷变暖，把无能变得有能，把胆小变得胆大。心里憋闷了，没辙了，喝上几杯，一醉，什么难事愁事都变得淡了。等醒酒了，心也就敞亮点。酒劲一过，天圆地方，该咋的还得咋的。生的熟不了，死的跑不了。酒能醉人，但不骗人，

有时候是人自己骗自己，借着酒劲虚一把，酒劲过了又悔一把，这纯粹是糟蹋酒呢。她这样把酒说得头头是道，黄昆仑的兴致一下就高涨起来，就端起了酒杯。萨日娜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往起收话说，能装酒不洒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，能担酒的人一定是好人。今晚我陪你俩喝点，你们能到我这吃顿饭，我真的高兴啊。说着举起酒杯先敬后喝，又给干了杯的黄昆仑和小杜的酒杯倒满。

又连干了两杯，黄昆仑出汗了，萨日娜递给他一条毛巾，他把脸擦了兩把说，这酒喝的啊，喝出了回家的滋味。小杜，你小子把开始少喝的两杯补上，酒桌上实打实的人才可交。高兴的小杜简直想自罚三杯。黄昆仑对萨日娜说，萨日娜，我没喝多吧？呵呵呵……萨日娜爽朗地笑了起来，说黄副指挥，酒不是这么喝的。那怎么喝？他问。谁喝谁得呀。我不是说了么，酒是神物，可不能逼着喝。

黄昆仑没想到萨日娜这样想这样说。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酒，整天净想石油了。酒劲上扬的小杜已进入了状态，他对黄昆仑说，你也该回家看看了，一年多没回去了。黄昆仑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小杜说我看这话不对。要我说呀，石油就是石油，家就是家，不能干啥、喜欢啥，啥就是家呀。要都这么说下去，开洗澡堂的说洗澡堂就是我的家，天天看别人光屁股？看太平间的说太平间是我的家，天天陪着死人过，这不对劲吧？

哈哈哈哈哈，黄昆仑哈哈大笑起来。要是平时，他一定撸小杜个眼珠子冒汗，而今天他真开心。萨日娜论酒的一番话，有精妙之处。小杜又好像说了一段单口相声。他太开心了，心里特别敞亮。说，看你这小子，几杯酒给你攻的，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告诉你，石油是什么？是国家的血液，人没血液行不行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石油人要拿石油事业当千秋家业去干，要逐油而迁，不能贪恋小家忘大家。石油不是你家的，也不是我家的，是国家的。我们石油人就是要为国家管好石油这个家。所以说，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明白了？

这理儿我懂，小杜说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以石油为家，别忘了省城那个家了。

嘿，你小子往里绕我呢。黄昆仑使劲拍了一下小杜的肩膀，酣畅地又干了一杯。酒杯没有马上放下，举着说，今天是我到油田后晚上不工作的唯一的一天，两千多个日夜啊。今天能坐在这热炕头上吃着野味喝着六十度，真是享受啊！回想当年打鬼子、打国民党、抗美援朝，哪能想到今天我干上石油了。在这大雪天里，还坐在老乡的热炕头上喝着小酒，人生一

大快事啊，我知足了。黄昆仑发自内心地感慨万分。

黄副指挥，你打死过鬼子吗？萨日娜迫切地想知道。她夹着一块兔肉问。

打死过。黄昆仑爽然地答。萨日娜把兔肉放到黄昆仑的小碟里又问，是用枪打死的，还是用刀杀死的？

第一次不是枪也不是刀，是用箭射死的。

怪不得你枪打得准，您还有射箭的功夫。小杜感叹。

当时我们抗联的队伍在野林子里，跟围剿的鬼子转圈圈，鬼子一百多号人，武器好，粮食带得多，追踪我们的脚印撵着打，企图把我们撵进深山老林饿死冻死。十四天过去了，鬼子还不撤兵。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，再不突围，不饿死也得冻死，我们都留了几发子弹给自己，决不能做俘虏。第十五天的凌晨，我们开始了生死一决的突围。鬼子的包围圈很大，分成几个小队，队与队之间组成品字形，你越过第一道防线，它还有第二道防线，每组十几个鬼子，配有一门六零炮和一挺轻机枪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第一道防线暴露了自己，再拼杀也肯定失败。如果悄然越过第一道防线，我们更要格外小心，免得腹背受敌。我们利用树林和纷飞大雪的掩护，通过了第一道防线。接近第二道防线时，发现鬼子用木头搭的一个马架子里有一个流动哨兵，拢着火烤，这个鬼子十来分钟出来一趟听听动静，然后又回去烤火，很警惕的样子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不能用枪打，又接近不了他，刀也使不上，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备好了柞木做的弓箭。我天生射得就准，射死这个鬼子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，必须一箭致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匍匐到离马架子六七米的地方，满身是雪地站起来，用冻僵的手拉开了弓箭。我浑身的力量都运到了胳膊上，等着鬼子出来。我觉得过了好长时间了，可这鬼子还没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就冻僵了，我用嗓子发出了一声低吼，真奏效，鬼子一下蹿出来，端起枪张着嘴向四周查看。这是我要的机会，我手松箭发，一下射进了张嘴正要喊的鬼子哨兵的嘴里。这鬼子一头就栽进雪里，什么声都没发出来。

还有吗？萨日娜继续追问。当然，也用枪打死过。

你为什么不用刀杀死几个？萨日娜突然冲着黄昆仑喊起来。为什么一定用刀，枪打死不一样吗？黄昆仑反问她。那怎么能一样？那怎么能一样？萨日娜突然变得失常，眼神儿凶凶的。他们用刀杀死我丈夫，我们就应该用刀杀死他们，把刀插进他们的胸膛里，也不拔出来。萨日娜，你怎么了？对萨日娜的异常行为，黄昆仑感到非常意外，连忙伸手去扶她。就应该用刀杀死鬼子。报仇。用刀杀才能报仇。萨日娜双目直视着黄昆仑，

右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了一把刺刀。她恨恨地说，就应该用刀，用它杀死小鬼子。报仇，为我丈夫报仇，报仇！

萨日娜站在地中间用刀向假想的鬼子又扎了两下，嘴里嘟囔着杀！杀！之后又自言自语说，今天就到这吧，鬼子已经被杀死了。话音一落，萨日娜嗖一下把刀收回来，揣进怀里，深深吐一口气。突然就跟换了个人一样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她坐回原来位置上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对黄昆仑和小杜举起了酒杯说，怎么不喝呀，看着干什么？来来，菜是吃的，酒是喝的，再干一杯。黄昆仑和小杜才重回常态，陪着萨日娜干了这杯酒。

萨日娜说，黄副指挥，你打过日本鬼子，也打过美国鬼子，你打的时候是一样的吗？当然，都是战争，生死较量。黄昆仑说。我不，我告诉你们俩，我不怎么恨美国鬼子，我就恨日本鬼子。你说，日本鬼子还会不会打来了？当然不会，我们已经把他们打败了，赶回了日本，再也别想侵略我们了。小杜抢着答。他们要是能再来多好，我拼了这条命也要杀死几个小鬼子，给我冤死的丈夫报仇。萨日娜眼光又直勾起来。几秒钟后，萨日娜又恢复了正常。

黄昆仑这个参加过抗日、打过国民党、抗美援朝的人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美丽的红色草原上居住的萨日娜，竟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经历。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外表坚强的中年女人，内心一定藏着巨大的仇恨，才使她会突然变得如此迷幻、疯狂，喊出杀，杀，杀来。她孤零零一人离群索居，家里家外全一个人撑起，有多难先不说，单说她有多大的胆量，多么坚强！黄昆仑仔细打量着这个鬓角已生白发的女人，有着清瘦、骨感的一张脸，也许是酒的作用，腮红红的，眼窝略深，风吹日晒的身架看上去很结实。从刚才她的失常看，她肯定有从未言说的隐痛，不能轻易向人说的秘密。她要告诉的人，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她最信任的人。

三

临近初春的时候，也就是刚过年不几天，红色草原又连降了几场大雪。因为油田大年初一零点都要上班，油田叫起步，预示着新一年工作的开始，体现为祖国献石油的拼命精神。黄昆仑一直在前线慰问，过年没有回家。尤其是年根三排五井的一场大火烧死了八个人，酿成了油田开发以来最大的集体亡人事故。他整天忙于处理死者的后事和家属提出的问题、

要求，搞得他心绪烦躁。

萨日娜没想到在傍晚的时候，黄昆仑冒着鹅毛大雪自己骑着摩托车来了。他穿着军大衣，胸前鼓鼓的，大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。头顶着雪花他就进了屋子。萨日娜先愣了一下，心里慌慌地问，你这是从哪里来呀？黄昆仑也没有答应，头上的雪还没弄掉就匆匆走进里屋，解开大衣扣子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熟睡的一岁多的孩子，轻轻地把他放到热炕上，才转头笑着对萨日娜说，看，我儿子。

你儿子？萨日娜不相信一样凑上前来细看，果然是一个胖乎乎圆溜溜大脸的婴儿。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是我儿子，真是我儿子。黄昆仑肯定地说。你儿子不是在省城和他妈妈在一起吗？萨日娜盯着他的眼睛问。不是那窝的，这个也是我儿子。那他妈是谁？萨日娜着急地催问。你先给我养着，以后我告诉你。他缓和着说。不行不行，你不告诉我我给你养算咋回事。她执拗着。唉，从现在起，他妈就是你，你就是他妈。黄昆仑坚定地说。萨日娜脸羞得通红，使劲捶了一拳黄昆仑的后背。坚硬的脊梁硌得她的手生疼，可他却没有一点痛感反应。她还以为自己下手重了。黄昆仑转身把萨日娜揽进怀抱，他的手臂铁钳子一样有力量，萨日娜的心急速地跳起来，如果不是他的手臂这样有力地抱着，她的心就会蹦跳出来。可她还是本能地想挣脱他的手臂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

我当她妈之前，你先告诉我这孩子他亲妈是谁，到底是咋回事？继续追问他。她掰开了黄昆仑的手，没敢看他眼睛。你先看这孩子好不好？他问。当然好。她用手拉了拉婴儿皱皱的衣襟说。他的爸爸妈妈都死了，就是上个月末，三排五那口井大火。小两口都才二十四五岁呀。他爸是小队长，他妈是采油工。黄昆仑低沉地接着说，他们两个全是从孤儿院到油田参加工作的，就留下了这个后。现在油田上也没有幼儿园，我看你一个人也孤孤单单的，老了没有个送终的人，正好这是个男孩，我就替你给抱养了。你要是觉得行，你就当儿子养着，你要是觉得不行，就当我儿子养着。这孩子的爸妈是非常好的同志，他长大了肯定错不了。那你咋不把他送回省城去？那条件多好。萨日娜说。这是咱油田的孩子，送到省城里去干什么？再说，我也不愿意送去，放在你这，你有个伴，我经常能来看，我放心。那别人说闲话怎么办？谁知道啊，今天我是冒着大雪来的，鬼都看不见。再说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把孩子送到省城孤儿院去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可没伺候过孩子，我怕养不好，你不放心。萨日娜诚恳地说。这个我放心，女人天生就是母亲，你这么善良能干，这小子肯定是落进福堆儿里了。他爸妈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。黄昆仑心里早就衡量